

《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

被亚马逊网站编辑评价为婚姻及家庭方面10大必读书之一

婚姻简史

Marriage, a History

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

[美] 斯蒂芬妮·库茨◎著 秦传安 王 璠◎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图书
被亚马逊网站编辑评价为婚姻及家庭方面10大必读书之一

婚姻简史

Marriage, a History

爱情怎样征服了婚姻

[美] 斯蒂芬妮·库茨◎著 秦传安 王 璠◎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5065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此简体中文版由企鹅出版集团（美国）旗下的维京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独家出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简史 /（美）库茨著；秦传安，王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211-736-5

I.婚...

II.①库...②秦...③王...

III.婚姻制度-历史-世界

IV.K8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2311号

婚姻简史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韩 冰

责任印制 尹 琚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509236 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69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鸣谢

这样一本书的问世，其内容在时间上跨越了多个世纪，在地理上涵盖了众多地区，这就要求作者参考很多其他研究者的著述。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浩繁的附注中罗列了他们的作品；不过我更要在这一特别感谢一些同事、朋友，甚至是陌生人，感谢他们的惊人慷慨，不吝牺牲他们宝贵的时间，让我分享他们的智力成果。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数百名学生，多年来，他们记录了自己家庭和邻居的口述历史，把这作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他们的故事。许多人希望匿名讲述他们的故事，但也有人发表了自己口述历史的更为详尽的作品，这些都可以在他们各自所在机构的图书馆查到。我要感谢位于希罗市的夏威夷大学的苏珊·柯林斯，感谢长青州立大学的玛丽·克罗伊斯·赖特、本·安德森和玛吉·辛克莱，还要感谢参与“与爱情有何相干？”以及“全球性成长”项目的全体学生。

长青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员工也都对我照顾有加。图书馆的咨询馆员欧内斯廷·金布罗，莉莎·罗格纳斯，莎拉·帕德森，兰迪·斯蒂尔森，萨拉·亨廷顿，唐·米顿多尔福，朱尔斯·恩塞尔，卡恩·克莱恩，以及卡洛斯·迪亚兹等人都随时予我以帮助。同样给予我巨大帮助的还有图书流通部的员工，我在这里向他们的耐心和热情表示感谢，他们是：明迪·穆萨特科，杰森·默克，约珥·维普治，还有吉恩·芬斯克。我还要感谢我的前后几位研究助理：杰克恩·派珀，杰

西·马波斯，纳特·拉托斯，还有杰西·福斯特，他们费尽心力查找原始资料和论文。我要感谢长青学院的院长和教务长们，他们准予我额外请假，因为这本书花费的时间是我预期的两倍之多。我十分感激我的同事查尔斯·帕尔索普，他活跃的思维给了我很多启发，也感谢他耐心地帮助我。还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玛雅·帕森，她接手了一项我无力独自承担的教学任务。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帕塔·亨德森，她慷慨无私地和我分享这么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我为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新材料犯愁的时候，她再一次来到我身边，伸出援手。

当我尝试对有关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一些材料进行归纳整理的时候，我给四位声名显赫的人类学家写了信——他们都和我素昧平生——请求他们对我的相关章节的初步想法给予指点。让我激动万分的是，他们都同意了。他们不仅读了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初稿，而且耐心地告诉我，哪些材料可用，哪些不可用，还指出了像我这样一个新手在诠释材料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他们丝毫不吝惜自己宝贵的时间，其中还有几位专家读了两遍以上草稿。我在此由衷地感谢：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阿德里安娜·兹勒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伦·琼森，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布赖恩·海顿，以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托马斯·帕特森。当然，他们无需为我在书中的任何差错负责，但是由于他们的付出，我得以在本书付梓前修订了许多错误之处。

我在当代家庭研究会的同事们也特别慷慨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和才智。我要特别感谢菲利浦·柯文和卡罗琳·柯文，他们细致地审读了部分章节，并给予深刻的评价；我要感谢保拉·英格兰，我在第十七章中用到的一些数据是她计算出来的；我要感谢帕梅拉·斯莫克，她细致地审读了本书的第十七章，还有斯科特·科尔特兰，南希·弗尔伯，康斯坦丝·阿朗斯，弗吉妮亚·路得，多娜·富兰克林，佩珀·施瓦茨，斯蒂芬·威森斯尔和斯蒂芬·明茨，他们在资料的使用问题上对我总是那样慷慨大度。小弗兰克·弗斯滕伯格，他把本书的早期手稿的部分章节拿去给他的学长们看，他带回来的反馈信息让我受益良多。我还要感谢

芭芭拉·里斯曼，她和朱迪丝·斯泰西还有莱丽·麦克卡伦都经常为本书中的论点斟酌推敲。

我要感谢保罗·阿马托，他细致地阅读评判了本书中涉及到当代家庭变迁问题的内容；我要感谢桑德拉·瓦格纳-赖特，感谢她对本书欧洲历史部分章节的反馈信息。我要感谢珍妮特·戈尼克，亚历克斯·沃尔克，托马斯·布拉德伯里，约翰·戈特曼，朱迪丝·塞尔查，斯泰西·罗杰斯，多里安·索罗特，马歇尔·米勒，特德·布莱克曼，道格·福斯特，莎拉·拉雷，还有阿洛科·谢尔曼，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材料，提出了宝贵建议。感谢爱泼斯坦·科尔律师事务所的乔安娜·拉德伯德给我提供了“哈罗珀诉加拿大案”的卷宗。我曾为了收集当代家庭趋势的资料数次拜访苏珊娜·比安希和安德鲁·切尔林，我实在感谢他们如此耐心地对待我的每次请求。关于最近的离婚趋势问题，斯蒂芬·诺克热情友好地和我通信交流。塞尔西·萨里巴在伊斯兰妇女和婚姻的资料来源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帕姆·乌德维希做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大量工作，他把我的手稿整理好以待出版，并想方设法使我的文字处理系统和本书编辑的文字处理系统兼容。在此，我还希望向来自全国的所有工作组和讨论组的学生和参与者致以我个人的诚挚谢意，数年来，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的评论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挑战。

如果没有盖伊帮我找到苏珊·拉宾纳作为我的出版经纪人，这本书永远不可能起步。苏珊不仅对我的作品提出了犀利中肯的批评，也给予我温暖热情的支持鼓励，是她帮助我在选题上拿定主意，帮助我度过了好几次的信心危机。本书的责任编辑温迪·沃尔夫一直对这本书充满信心，要是换作一个能力不那么强的女人，看着这么一大堆手稿估计早就绝望了。我感谢温迪，也感谢希拉里·雷德蒙，感谢他们悉心审校我的稿件，并坚持认为我应当把书缩减到合理的篇幅，也得感谢他们始终心平气和地坚持下来直到本书付梓。

最后，我要说，要是没有我先生威尔·莱斯纳的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样子。他耐心地整理我的稿件，为我手稿的每一个章节润色，而且，他总是帮我准备好漂亮的新书架，储存我日积月累的笔记和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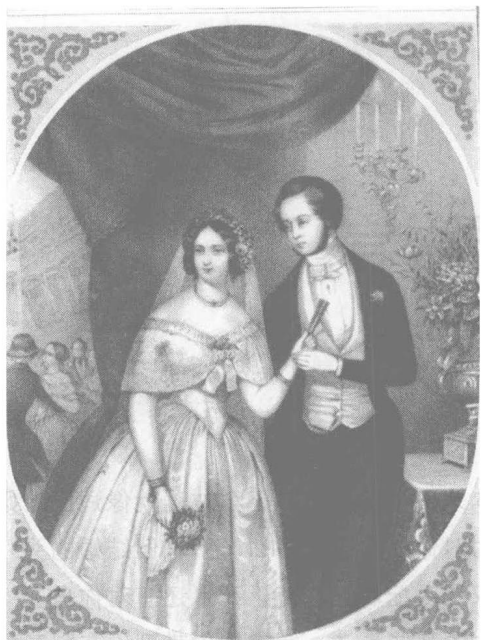
导 言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这本关于婚姻的书，整个过程就像适应婚姻本身一样。不管你事先自认为对你的配偶有多么了解，但结婚的头几年里总是充满了惊奇，不仅仅是对配偶的惊奇，而且还有对你自己的惊奇。重新审视自己先入为主的那些看法，常常把你带到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压根就不曾预想过的方向。

这并不是我打算写的一本书。我研究家庭史凡30年，只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关注婚姻问题，当时，有记者和听众问我：婚姻制度是否正在土崩瓦解。他们所提的许多问题，似乎都在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确曾有过某个“婚姻的黄金年代”。所以，我当时就想写本书，纠正人们关于婚姻正在经历一场空前危机的错误想法，向人们说明：其实婚姻从来都是处在不断变迁之中。

但我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不过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上述想法也并非有违情理。毕竟，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认为婚姻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并追怀过去的美好时光。古希腊人就曾不无辛酸地抱怨他们的老婆道德堕落。罗马人则为他们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而扼腕悲叹，动辄就跟从前家庭稳定的时代相比照。美洲大陆的第一批欧洲移民刚刚下船，就开始哀叹家庭的衰落以及妻女的反叛。

忧心婚姻的衰落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习性。1990年代，社会学家艾米·卡勒在南非的一个离婚向来很普遍的地区做考察的时候，当地人



步入婚姻的殿堂

对她说，婚姻的冲突和不稳定，是到他们这一代才有的事。卡勒听到此话非常惊讶，就回去查看50年前的口述历史资料。她发现，当地人的祖辈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描述还不如他们的父辈，而曾祖辈则比祖辈还要糟糕得多。卡勒得出结论：“人们捕风捉影杜撰出一个婚姻美满的美好过去”，只不过是表达对当下生活其他方面的诸多不满的一种方式而已。

而且，今天的家庭生活中人们认为前所未有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在最近几年所见识过的几乎每一种婚姻和性关系的安排，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令人吃惊，以前都曾在某个地方尝试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社会和时期：非婚性行为 and 婚外生育比今天更普遍，也被更广泛地接受。过去的继亲家庭比今天要多得多，这是高死亡率和频繁再婚的结果。就连离婚率，在某些地区和时期，甚至也比今天的欧洲和北美还要高。同性婚姻尽管罕见，但在某些文化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被认可的。

另一方面，有些东西人们认为是传统的，实际上却是相对较近的革新。结婚要由国家批准或者由教会认可的所谓“传统”，就是这样的情形。在古罗马，未婚同居与合法婚姻之间的区别，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就连罗马天主教会也长期认为，只要一对男女说他们曾私下里同意结婚，不管这些话是在厨房里说的，还是在户外靠着干草堆

说的，他们实际上就算是结婚了。一千多年来，教会仅仅是相信他们说的话。一旦你们说了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做出裁定：你们不得食言，即便你们从未发生过性关系，也没在一起生活过。但实际上，在中世纪早期，要想解除婚姻，办法要比现代早期多得多。

然而，在我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并请教了全世界研究家庭生活的许多同行们之后，我开始相信，眼下的已婚生活和单身生活的重组，事实上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在说到任何特殊的婚姻实践或婚姻行为的时候，或许确实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是，在论及婚姻在社会中的全面位置以及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时候，过去就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了，哪怕乍一看颇为相似。

放眼全球，婚姻的形态、价值和安排，确实正在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在忧心忡忡，担心婚姻处在危机中。但我所好奇的是，发现人们对“婚姻危机”所涉及的东西的理解，各地之间大为不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担心非婚生子的数量过大。相比之下，在德国和日本，很多制订计划的人对日渐增长的出生总量更感兴趣，而毫不在意养育孩子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形态。日本的人口专家相信，除非生育率有所提高，否则的话，日本人口到2050年将会减少三分之一。因此，就在美国的联邦政策鼓励针对年轻人的“唯禁欲性教育”课程、媒体向十几岁的孩子们兜售“贞洁誓言”的同时，日本的学者们却在为日本那些按小时出租的“爱情旅馆”的生意滑坡而唉声叹气。最近的一份日本杂志甚至这样恳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可别憎恶性生活呀。”

联合国以一场运动为21世纪开了局，其目的就是要在阿富汗、印度和非洲提高结婚年龄，在这些地方，女孩子们往往到12岁或13岁的时候就结婚了，这对她们的健康常常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在新加坡，政府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旨在说服人们更早地结婚。在西班牙，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当中，有50%的女人单身一人，那些制订经济计划的人担心，这一群体不利于国家的生育率和未来的发展。然而，在捷克共和国，研究者们欢迎独身数量的上升，希望那样可以降低50%的离婚率。

每个地方都把自己的婚姻危机归咎于各不相同的罪魁祸首。在沙特和阿联酋，政府批评女人的娘家对彩礼要价太高，以至于结婚对于年轻人来说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哪怕他们非常渴望结婚。但在意大利，时事评论员们却在操心那些决定不结婚的所谓的mammoni（妈妈的大男孩）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一些受过教育的男人，有很不错的工作，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依然呆在父母的家里，他们的母亲继续为他们做饭、洗衣、购物。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的意大利单身男人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最近，两位加拿大作者——一位医生和一位精神病医师——指出，家庭生活中的危机是由过份的男女平等引起的。他们预言，在高度男女平等的社会，生育率会一直下降，直到文化最终崩溃，而一个限制女性选择权以鼓励更高生育率的社会则取而代之。但在日本，很多女人说，她们之所以避免结婚生子，恰恰是因为男女之间缺乏平等。在中国，对女人的传统偏见到头来可能让许多男人根本找不到老婆。因为中国限制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导致很多父母让女婴流产，结果是，如今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比例是117比100。到2020年，中国可能有3,000万到4,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重新审视这种种忧虑背后的历史趋势，我开始看到，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差异之下，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主题。各地的婚姻都在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脆弱。在任何地方，曾经是可以预期的结婚与生子之间的联系纽带正在磨损。在所有地方，男女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受迅速的、有时甚至是让人伤痕累累的转变。我认识到，事实上，男女关系在过去30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此前3000年的变化还要大，我开始怀疑，婚姻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

我努力试着去理解这种变化的起源和特性，这迫使我去改变我曾经抱持的关于婚姻史的很多其他观念。例如，像众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我以前总是认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电视节目（比如《交给比弗来处理》与《奥兹与哈里特》）中所描绘的那种“男人养家、女人持家”式的婚姻——亦即这几十年来在北美和西欧占主流地位的那种婚姻——是

一个短命的历史偶然。而现在，我改变了主意。

的确，1950年代的婚姻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在这之前，单靠一个人养家的情况很少见。数千年来，大多数女人和孩子都分担了养家糊口的任务。妻子“给家里带来咸猪肉”的情况并不稀罕（译者注：“给家里带来咸猪肉”是一句美国俗语，有“养家糊口”的意思）——或者至少是养猪、杀猪，然后拿到市场去销售。然而，在1950年代，破天荒第一次，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婚姻都是由一位全职操持家务者以及一位养家的男性挣钱者所组成。1950年代还有一件事也是新的，这就是，在文化上，人们普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结婚，而且应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结婚。1950年代的婴儿潮同样跟过去背道而驰，因为在此前的100年里，西欧和北美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

然而，我开始相信，1950年代的“奥兹与哈里特”那样的家庭并不仅仅是战后的偏离常规。相反，它是一套全新的、发展了150多年



叙拉古人的新婚典礼

的婚姻体系的顶点。如今我认为，从18世纪晚期直至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婚姻理想和婚姻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在18世纪，人们开始采纳一种激进的新观念：爱情应该是结婚的根本理由，年轻人应该在爱情的基础上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配偶。19世纪爱情婚配的感情化，及其20世纪的情欲化，代表了这种通向婚姻的新途径的发展过程中符合逻辑的一步。

直到18世纪晚期，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依然把婚姻看作是太过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应该完全交给两个相关个人去自由选择，尤其

是，如果他们的决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某个像爱情这样盲目冲动、转瞬即逝的东西，那就更是如此。我对古代婚姻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和北美所发生的婚姻革命是多么巨大。

这让我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从这场革命开始的那一刻起，那种革命性的新婚姻体系已经预兆了将在20世纪末给婚姻带来困扰的不稳定性。爱情应该是结婚的核心理由，恩爱应该是结婚的基本目标，这样的观念刚刚第一次提出，当时观察家们就曾发出警告：使得人们对婚姻作为一种关系的满意度得以提高的那些价值观，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它们往往会破坏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允诺让婚姻成为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被人们所珍视的个人关系的那些特征，也为婚姻成为一种随意的、脆弱的制度铺平了道路。

怀疑论者对爱情婚配的危险忧心忡忡，这是有道理的。它在18世纪晚期的出现，正好赶上了一场挑战的爆发：对组织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所有传统方式的挑战。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社会一直在努力维持天平的平衡。在天平的一端，是在婚姻中寻找幸福这一目标；而另一端，则是对诸多传统限制的维护，这些限制使得人们无法离婚，即使婚姻满足不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其从18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危机，人们蜂拥着向过去的那些曾阻止他们实现婚姻美满的障碍发起冲击，但接下来，当婚姻制度看来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向后撤退——或者是被击退。

真正的传统婚姻

要理解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为何这么不稳定，以及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所站立的地方止步不前，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婚姻首先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愿望。婚姻一方面涉及缔结一门好亲家、增加一方家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涉及找一位终身伴侣、抚养可爱的孩子，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重新审视婚姻在过去的不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关于婚姻起源的人类学及考古学理论，我开始拒绝接受两种被广泛认可（尽管它们完全相反）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涉及到婚姻如何在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当中存在。一种理论认为，婚姻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男人想保护女人；另一种相反的理论则认为，婚姻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男人想利用女人。相反，婚姻回应了更大群体的需要。它把陌生人变成了亲戚，通过创造范围广泛的姻亲网络，从而把合作关系扩大到直系家庭或小团队之外。

随着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阶层化，婚姻在缔结姻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改变了。婚姻成了精英阶层赖以储藏或积累资源、把不相干的个人甚或“不合法”的家庭成员关在门外的一种方式。有钱有势的家族通过子女的嫁娶来巩固财富、整合资源、打造政治同盟、缔结和平条约。上层阶级男女嫁娶的时候，都会交换嫁妆、聘礼或礼物，使得婚配成了双方父母及其他亲属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投资，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到整个18世纪，女子结婚时带来的嫁妆——现金、物品或土地——常常是一个男人所获得的最大一笔进项。找一个丈夫通常是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经济未来所做的一次最重要的投资。

即使是在底层阶级中，婚姻也是一项经济和政治的交易，尽管交易的规模要小很多。平民百姓所关注的问题更加直接：“我能否娶（嫁）一个这样的人：她（他）的田地紧挨着我的田地？”“我的对象会不会得到我所依靠的邻居和亲戚们都认可？”“这门亲家对我的家庭是帮助还是障碍？”

此外，农场或商号很少能由一个人来管理，所以，配偶的技能、资源和器具，至少与个性和魅力一样重要。那年头，很少婚姻是夫妻各有各的事业。大多数人的事业都是两个人的、夫妻搭档式的，任何一方都没法单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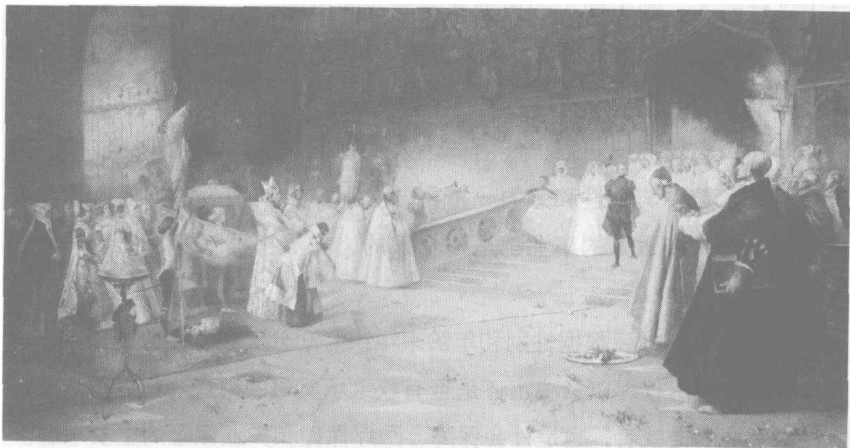
传统上，婚姻还根据性别和年龄来组织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确认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权，以及决定还是否有权继承父母的财产。婚姻是成年和责任最重要的造就者，也是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的主要来源。

毫无疑问，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总是有人坠入爱河，有时候甚至是爱上自己的配偶。但从根本来说，婚姻跟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一项太过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可能单独以某个像爱情那样非理性的东西作为基础来缔结婚姻。数千年来，大多数婚礼都可以用那首《与爱情有何相干》来做主题歌。

因为婚姻是一种太重要的契约，以至于不可能完全交给两个相关当事人自行其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以及其他外人，比如法官、牧师或政府官员，通常也要牵扯到合同的谈判当中来。即使当两个人在婚姻内外都同调合拍、夫唱妇随的时候，他们往往也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爱情而这么做。

结果，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爱情故事，比如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的故事，其所牵涉到的，更多的是政治阴谋，而不是浪漫激情。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里，豪门望族的婚姻，可以当作政治黑幕、公司兼并、战争史诗、有时甚至是凶杀故事来讲。它们并不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所想象的那种永恒爱情的故事，它们常常让现代的婚姻丑闻相比之下显得平淡无奇。

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结婚的这套体系，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盛行了几千年。但是，罗马与希腊的遗产，结合基督教会的发展，在中世纪欧洲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婚姻。早在16世纪，父母、孩子、统治



国王的婚礼，看上去富丽堂皇，但多半都是政治安排的产物。

者和教会中间的与众不同的权力斗争，结合经济中的变革，为欧洲的婚姻关系创造出了比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更多的可能性。

但只有在17世纪，欧洲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才开始侵蚀婚姻的古老功能，鼓励人们在个人感情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配偶，允许两口子挑战外人干涉他们生活的权利。直到18世纪晚期，而且当时只有西欧和北美，自由选择和为爱情而结婚的观念才作为一种文化理想而赢得了胜利。

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开始接受“丈夫养家、妻子持家”的新观点。然而，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家庭才实际上只靠一个养家者的收入生活。

那么，1950年代的家庭，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新的发展。毋宁说，它是出现于18世纪末的一整套关于个人生活和男女关系的理想的顶点，并逐渐成了整个西欧和北美的准则。这些理想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个人满足，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对规范社会的方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如果婚姻无关乎爱情，无关乎终身厮守，如果人们找不到真爱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如果爱情和彼此间的柔情蜜意都消失了，又凭什么让婚姻维持下去呢？如果婚姻是建立在夫妻感情而不是男性权威的基础上，那么又如何来维持家庭的秩序呢？

一旦人们抱持了爱情婚配和终身厮守的理想，他们马上就会要求拥有离婚的权利。一旦人们同意家庭应该服务于孩子的需要，他们便开始发现：对非婚生育的法律惩罚是不人道的。有些人则要求女性有平等的权利，这样她们就可以在经济上独立，而无需为了生存去缔结没有爱情的婚姻。另一些人甚至坚持要让同性爱情的合法化，理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追随他们的心上人。

关于这些问题，1790年代有过一次危机，1890年代又有过一次，还有一次是在1920年代。接下来，在1950年代，一切都平静了下来。更多的人抱持浪漫爱情和夫妻恩爱的理想，而不会让它们带出这样一个危险的结论：无爱的婚姻应该以离婚告终，真正的夫妻恩爱应该建立在

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然而，正当人们开始确信他们终于创造了个人愿望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完美平衡的时候，正当北美和西欧的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信奉了这种婚姻模式的时候，它却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当人们评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婚姻的稳定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站在飓风眼里。

许多年来，历史学家和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们一直在争论：终身婚姻与男性养家式家庭为什么在1970年代开始解体。如今我相信，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事情为什么在1970年代崩溃，而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在1790年代、或者在1890年代的危机中、或者在1920年代的动乱中崩溃，当年，几乎每一位同时代的观察家都曾发出警告：婚姻已经“濒临崩溃”。至于答案，倒并不是因为过去的都是更好的配偶，或者更有能力平衡对个人自我满足的寻求和对稳定性的需要。理由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尚没有能力依据他们对爱情和个人满足的渴望来采取行动。

本书旨在解释爱情婚配的革命性隐喻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揭示出来，以及，为什么正当它似乎无懈可击的时候，以爱情为基础的、男性养家式的婚姻却分崩离析了。最后几章描述了那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横扫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完美风暴”，以及它如何彻底改变了婚姻在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千百年来，婚姻被附加了太多的功能。

数百年来，婚姻做了很多今天的市场和政府所做的工作。它组织物 and 人的生产与分配。它缔结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同盟。它根据性别和年龄调整劳动分工。它在从性关系到财产继承的每一

件事情上协调着人们的个人权利和义务。大多数社会都有专门的法则来规范人们应该如何安排他们的婚姻以完成这些任务。

当然，婚姻所拥有的并不仅仅是它的制度功能。在白天结束的时候——或者至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婚姻还是个体之间的一种面对面的关系。对个人、或者对特定的两口子来说，婚姻的实际经验，很少符合任何给定时期的法律、习俗和哲学所制定的婚姻模式。在本书中，我们将遇到很多反抗数百年来的婚姻法则的人，也会遇到很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规避或操纵这些法则的人。

但是，制度构建了人们的经验、希望和约束。千百年来，丈夫一直有权打妻子。大概很少有男人给过比一巴掌更严厉的惩罚。但法律却支持丈夫从身体上惩罚妻子的权力，以及强制行使发生性关系的“婚姻权利”，这些构建了所有婚姻（哪怕是基于爱情的婚姻）中的男女关系。

数千年来，婚姻更多地关乎财产和政治，而不是个人满足，这一事实也塑造了人们关于爱情的经验。人们总是坠入爱河，而每当他们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他们就痛苦不堪。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婚姻的制度规范都要求女人在她们对婚内爱情的希望落空的时候默默地承受痛苦，而允许男人到婚姻之外去寻求爱情。人们总是喜欢听爱情故事。但在过去的大多数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并没有试图生活在爱情故事中。他们懂得，婚姻是一种有着严格规则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今天，大多数人都期望在恩爱的夫妻关系中、而不是在严格的制度中度过他们的一生。尽管大多数人渴望建立被社会所认可的、有制度保障的夫妻关系，但很少人愿意为这些保护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建立恩爱、公平、灵活的夫妻关系。本书将追踪男人和女人如何实现婚姻中的公平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的胜利所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能否从婚姻的历史中学到指导我们应对这些意外后果的东西呢？我们能否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计算出我们应该去向何方）呢？

关于现代婚姻中的变革以及不同于组织家庭生活的可选方式的问题，历史研究并不能提供事先准备好的答案。生活不是法庭，在法庭